

激情

北方

王冠作品集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七方人文教育丛书·黄藤主编

王冠作品集

激情北方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情北方/王冠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1.

ISBN 7-80680-137-5/I·063

I. 激… II. 王… III. 中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5519 号

激 情 北 方

——王冠作品集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西外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4 插页 40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680-137-5/I·063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77)

序

在当代中国，作家一旦成名就调入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了。中国古代似乎没有什么专业作家。从事文学创作向来是人们的第二职业，或者是业余爱好。美国当代女作家欧茨，出版了12部长篇小说、11部短篇小说集，还写了许多散文随笔，但她的第一职业并不是作家，而是大学教授。鲁迅当年是教员，茅盾是编辑，郭沫若、田汉是文化官员，文学创作虽然占据了他们大量时间，但终归是余事。正因为是余事，文学创作才发端于“不平则鸣”，才有真情实感，真知灼见，才不至于趋炎附势，萝莠夤缘，媚俗跟风，为稻粱谋，为获奖作。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一生为官，其诗文中佳者大都是有感而发的业余创作。李白也不是专业诗人，他在匡山学过纵横术，在兖州种过地，在皖南冶过矿，在长安做过翰林学士。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求职、求官的漫游途中，他的诗都是人生感悟之作，直抒胸臆，飘逸潇洒，从不摧眉折腰，矫揉造作。苏东坡一生雅爱诗文，他的诗词文章大都是公事之余写成的。他一时升迁，一时遭贬，走遍天下，居官十州，无时不在搞业余创作。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索银，纯粹是借之便于个人寓思寄情。中间还闹了一场“乌台诗案”，差一点丢了脑袋。亲友都劝他再不要写诗了，但他却宁可不违禀性，照写不误。总结古人创作成功的经验，一言以蔽之曰：余事也。文者，事之余也；当文章成为政事的手段之后，又有：诗者，文之余也；逮及唐朝，诗也成为殿试求官的手段，于是又有：词者，诗之余也。

放在读者面前的《激情北方》，其中有诗，有小说，有散文随笔，有报告文学，皆是作者王冠的业余创作。“草木之无声，风挠之

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韩愈：《送孟东野序》）世事荡激于外，情思郁积于内，外激如火，内激如沸，于是就“郁于中而泄于外”，“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诗、小说、散文，甚而报告文学，皆是王冠假之以鸣的文学手段。

要了解王冠为何而鸣，了解他的身世。请读者不妨先读一读本书的后记《疼痛的河流》，然后再读本书精选的43篇诗文，两相参照，一定会有助于读者诸君的审美体验。顺便说一句，在我读过的许多“后记”中，这是一篇上佳之作。它可以说是王冠的文学宣言。

小说《黑衣鼓手》虽非作者的处女作，却可以说是成名作。我们不妨将它比作“西北狼”的怒吼，是被穷困、闭塞、孤寂压抑多年的一个农家子弟的仰天长啸，是由于中心转移而被弃荒10余个世纪的西北汉唐雄风的地动般的觉醒，是由于体制原因而长期得不到统筹兼顾的广袤农村和广大农民的引吭呐喊。书中有两篇《蓝蝴蝶》，一为小说，一为诗歌。前者为虚拟的初恋，后者是对姐姐的深情追思。作者把铭刻在心底的对那些美丽村姑的记忆，化作了美丽的蓝蝴蝶意象，珍藏于文学宝库中，就像曹植笔下的洛神。《老椒园》写的是花椒地、花椒树、花椒人。韩城自古出花椒，如今的名牌“大红袍”已誉满天下。花椒麻辣辣的，花椒人也是麻辣辣的，受辱的女主人公一把火烧了老椒园。作者不仅以浪漫主义的笔法塑造了卡门式的潘巧月的形象，而且以现实主义笔法描绘了韩城特有的椒事。那一触即溢香的花椒树，那结成疙瘩的花椒朵儿，那由青转红的花椒颗儿，在字里行间沁透着作者对家乡的挚爱。《人间烟火》写的是抽烟人的悲喜剧，你不能不钦佩作者的构思能力，就着这司空见惯的香烟，也可以曲曲折折写出一个动人的故事来。契诃夫曾经指着面前随意放置的一个烟缸对人说，只要平时善观察、勤积累，烟缸也会转化为一篇小说。王冠有着天生的文学情结，天生的文学气质，因而总是以文学眼来看日常生活，为自己积累素材。如果是一根敏感的文学琴弦，只要轻轻一触，便会

鸣唱出一曲美妙的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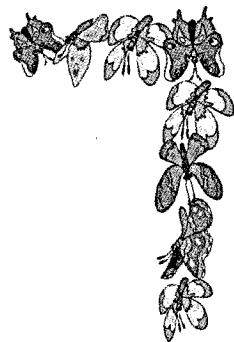
读者务必读读那首《祭歌》。这是书中惟一一首古体诗，诗的水平仄对仗、音韵修辞并不工整讲究，但读起来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不绝如缕，真情一腔，一腔真情，催人泪下。作者自幼丧母，仰赖姐姐带大，姐姐的早逝令他肝肠寸断，百日祭时写下了这首祭歌。由于是激情之作，故而“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王冠如今供职于西安外事学院，任七方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民办教育研究》杂志的常务副主编，忙于研究所事务和编务工作，几乎无暇从事文学创作。人们惋惜他的文学才华，调侃地说：“学校多个编辑，文坛少个作家。”其实，既然文学是余事，王冠也大可不必去做专业作家。如果此子寂然不鸣，那恐怕是挠之、荡之、激之、梗之、炙之的力度尚不足以使之鸣。我们相信，一旦外激与内积达到沸点，诗人是会唱起来的。

眼看王冠已届不惑之年，这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激情北方》是他四十岁之前创作的辑结，那么下一部是什么呢？我们企盼着。

薛迪之

2003年10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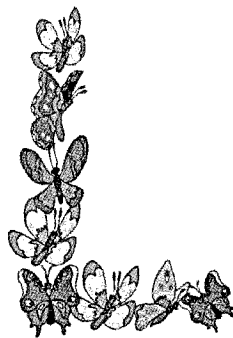


序

小说卷

- 黑衣鼓手/3
老椒园/59
错误的教授/77
人间烟火/107
少年啊少年/139
死神飞翔/151
造孽/159
山林/162
蓝蝴蝶/171

·
目
录
·



散文随笔卷

·
目
录
·

来自北方的断裂/185

生命的节日/187

海口飘来黄头巾/191

大上海情绪流/194

祭 母/197

一位青年批评家的心路历程/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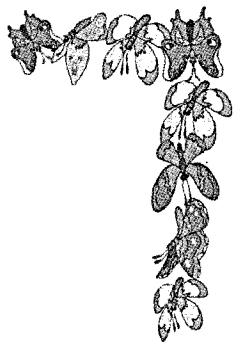
智慧的文学精灵/215

一个永不终结的世纪话题/220

关于烟草的文化沉思/224

陕北酒文化烟云录/228

山魂水魄铸风骨/250



报告文学卷

光与影的激情舞蹈/277

黄土地：一片灿烂的神话/297

紫色的精灵/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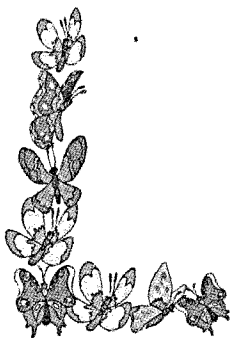
荒原之绿/345

大漠与生命/368

苍茫人生/383

黑色大沉浮/400

·
目
录
·



诗歌卷

·
目
录
·

我的祈求/435
悲剧之子/437
这就是高原/440
啊,我是延河/442
在北方/443
石磨谣/444
乡 思/445
蓝蝴蝶/446
祭 歌/447
祝 福/450
深秋夜/451
忆 旧/452
读 信/453
四月的故事/454
时间的鹰/456
年轻的大海/457

疼痛的河流（后记）/461

小说卷



作者摄于七方教育研究所(2002年)

黑衣鼓手

父亲左手的残疾，与祖父的死有关。

呜呜——呜呜——啞！啞！几声锣鼓乱糟糟响起在许多年前。从那一孔用木桩和栅栏堵着窑门的羊圈窑内，歪斜着，戳出了一杆白粗布大旗。我的黑衣黑裤的祖父和父亲，敲着鼓，打着锣，跌跌撞撞从旗影下摇晃而出。他们身后，是一支二十几个人男女混杂老少不等的牛鬼蛇神队伍，出圈羊一般一个挤一个拥出来。一个个的牛鬼蛇神灰眉土脸，羊臊味冲天。最后闪出来的，是民兵连长和几个嘴上没毛的红卫兵战士，抡着皮带，神气得如同放羊娃扬着柔韧滑溜的羊鞭。

生产队的羊圈是个很有特色的关押所。跳神的、看风水的、修庙的、读古书的、乱搞男女关系的、雇过长工的、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包括祖父和父亲这一对父子鼓手，凡是让公社革委会领导、红卫兵头头和民兵连长感觉扎眼的人物，随时都可以揪入这个羊臊味冲天的监所。

没有资格高举红旗的牛鬼蛇神队伍，拥着那杆白粗布大旗，离开了羊圈，拥上了弯弯山道。

黑衣黑裤的祖父和父亲，黑着脸，扬起黑手，敲着鼓，打着锣，走在队伍的前面，在旗影下摇晃。

这支牛鬼蛇神队伍经过三天集中进行的批判和认罪交待后，就开始在全公社巡回批斗，先到石道川大队，再到沮河川大队。每到一村，演旧戏似的摆开一个场子，由各个牛鬼蛇神轮流上场，低头认罪喊口号。当然，从始至终锣与鼓的伴奏是绝不可少

的。围成大圈引颈观赏的革命社员群众，不时回赠给牛鬼蛇神们会心的大笑和愤怒的叫喊。开完批斗会，便是劳动改造，每个村有什么急难险重的生产任务，便由这支能打硬仗的鬼队伍包了下来。

那真是一个十分美气的季节。对许多公社社员来说，白色大旗的招展，鬼队伍的开道，锣鼓声的炸响，就意味着一个精神节日和生产假日的降临，以至于许多年后仍然唾沫四溅，玩味无穷。当然，只有鬼们的家属子女们与亲戚们，是很不情愿地，被训斥推搡到观众的行列中，并且不时掩面捂耳，有的人泪水还打湿了衣襟。

背枪的民兵连长，对整个游行批斗的路线作了精心安排：先游完左右两道川，再回到固家川，直奔血底村。

当鬼队伍来到血底村时，正是麦熟将收的季节，空气里流淌着酒味与奶味混合的浓浓麦香。低头垂脸的鬼队伍喊着一连串打倒自己名字的口号，在押送者的推推搡搡中，开进了干净凉爽的打麦场。我光着屁股欢欣雀跃地往围观的人群堆里拼命钻，先是听到几声节奏零乱沉重哀伤的鼓声与锣声，随即便是阵阵开心的哄笑声。嗡嗡的笑声惊翅乱飞，覆盖了整个麦场。尖锐的锣鼓声，棍子似的不断捅着笑声的马蜂窝。我在马蜂群中顽强前进，终于，从人腿林立的缝隙间瞅见了正在为鬼队伍伴奏的祖父和父亲。等到其他牛鬼蛇神们表情怪异动作滑稽地进行完认罪演说之后，祖父和父亲终于登场了。

在我看来，他俩的上场，无异于戏台上的两位主角威风凛凛地杀进了战场。周围人看着尖声喊叫手足乱舞的我，愈加开心地哄笑起来，其中包括全村不少同宗同姓的婆婶娘嫂们。只有母亲没笑。她被民兵连长硬推到观众前排，看得最清楚，但怎么也不笑。祖母死得早，要是没死，也会和母亲牵着手站在最佳的观众席上。她也不会笑的。

黝黑粗壮的祖父，与同样黝黑粗壮的父亲，敲着过街锣鼓的节奏上了场。一下一下的锣音鼓点像是蘸着血，刚烈暴怒，让我

又惊又怕又喜又狂。他俩的脚步走得很慢，很稳，胳膊挥动的幅度却十分大。面盆大小的铜锣和铁锅大小的牛皮鼓，被他们捶击得发痛似的怪叫。

人们开始不笑了。锣鼓声撕扯得人耳朵生疼。

锣鼓声戛然而止。父亲把锣款款放在地上，面向村后鼓峰岭的方向跪下了。祖父也把拴鼓的布带子从腰间解开，把鼓搁在麦场上，也跪下了。

祖父和父亲不约而同地伸出大手，左右开弓，噼噼啪啪地抽起自己的腮帮子来。

我是鼓霸，羞先人哩！祖父喊叫了起来。

我也是鼓霸，羞先人哩！父亲扯长嗓子也叫起来。

我敲鼓游街，羞先人哩！

我敲鼓游街，羞先人哩！

我敲鼓赛庙会，敲了三天三夜，把两道川都敲败了！

我敲鼓敲得人家婆娘肚子里的娃娃都早产了！

我敲鼓没求下雨，把庄稼都旱死了！

我给碎娃们教学敲鼓，不务正业哩！

我敲着锣鼓打土匪，参加游击队，羞先人哩！

我敲着赶庙会的鼓，在县里欢迎解放军进城，羞先人哩！

全场人齐刷刷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羞先人哩”是家乡人口中最恶毒的一种诅咒。我当时的确不明白，为什么祖父和父亲会因为敲鼓而伤心得诅咒自己，毒打自己的耳光。

我羞先人哩——

我羞先人哩——

祖父和父亲还在扯破嗓子地叫。

对这种不合规定要求，带有明显示威反抗意图的认罪交待方式，反应最快的是年轻的民兵连长，他纵身饿鹰似的扑进场内，只两枪托就把祖父和父亲打趴在地下，又抡起皮带一气猛抽。其

他民兵战士红卫兵战士一拥而上，争抢着对这两个顽固的鼓匪鼓霸进行革命专政。

麦场上秩序大乱。马蜂似的观众完全惊炸了窝。杂沓的脚步把母亲和我尖细的哭嚎声踩来踩去，踩得满地都是血迹。

我趴在凉冰冰的麦场上，透过眼泪与鼻涕的缝隙，看见祖父与父亲也趴到了麦场上。祖父的下巴陷到一团血泥中，他的双手被人反剪在身后，捆猪似的。他无奈地望着哇哇大哭的我，笑了一下，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嘴边泥地上的血迹。

这就是我今生对祖父惟一最鲜明的记忆，此后便是空白，全都是由母亲的叙述和我的梦境填充的。

收麦，毕竟是祖父和父亲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他们愿意忍受羞辱游完两道川，再回到血底村丢人现眼的惟一理由。在和全体牛鬼蛇神把维系全村人生命的麦子全部收割完，背回到血迹犹存的麦场上的时候，他俩意识到使命已经完成。

那天夜里，恰好是端午，没有月亮，全村家家户户弥漫诱人的粽香。正在埋头吃粽子的两个守卫羊圈的民兵，被身后突然袭来的鼓槌和锣槌砸昏在地，随即有两个黑影逃出了羊圈，隐匿到了险峻黝黑的鼓峰岭。

在鼓峰庙院里的一面不知什么年代遗留下来的大石鼓上，绝望的祖父和父亲平静地敲完了记忆中全部的鼓曲。父亲后来对我说，那年端午晚上，他们父子俩的配合与发挥，是他们几十年敲鼓生涯中最为出色的一次。夜深山寂，锣鼓声传得很远。锣鼓声惊飞起一只又一只猫头鹰，刀剑似的掠过鼓峰岭上下的松柏密林。锣鼓声滴着血，带着哭音，在固家祖坟地里旋着绿荧荧的光芒。锣鼓声把弥漫粽香的夜气，撞成了纷纷扬扬清脆落地的露滴。一夜未睡的母亲搂着我，完整地听完了鼓声。她的泪水瀑布一样冲击着我的光头。后来，鼓峰岭下三道川里的人都说听到了那一整夜的鼓声，都觉得头皮发麻，双足冰凉，耳朵里打雷，两手不住地抽筋。

在决定跳崖自尽的那一瞬间，祖父突然有了理智，他说，娃

呀，你在家还有媳妇，还有咱豹娃，你不能跳，我跳。父亲说，不，爸你老人家英雄了一世，现在老了还要遭这号罪，是做儿子的不孝，该我跳。父子俩反复争执之后，祖父同意了。他解开系鼓的布带子，说，娃呀，爸让你，爸送送你。冷不防把父亲摁倒在大石鼓旁的老柏树下，手脚麻利地把父亲捆死在树身子上。父亲哭叫着挣扎说，爸，你说话不算话！祖父说，娃呀，要听爸的话，活着！咱豹娃不能没有爸，把豹娃照看大，甬叫他敲鼓，你也甬敲了。这世道敲不成鼓了。

祖父先扔下大铜锣，在一长串响亮的炸裂声滚到山底后，他抱着那面家传几代的红漆鼓围的牛皮大鼓，站在山崖边，使劲长吼一声：世道瞎了，羞先人哩——就纵身跳了下去。一阵响彻群山的鼓声，把祖父卷到崖下，坚硬的山石把祖父和那面鼓，响亮地敲成了拳头大的碎块。

第二天的黎明格外潮湿。母亲抱着我，和村里许多大人冲上了鼓峰岭。父亲刚刚挣脱了捆绑的带子，正趴在山崖边。人们一齐恐怖地惊叫起来。

母亲平静地站住脚，说，要跳你就跳吧，我先把豹娃扔下去，随后也跟你往下跳！

母亲把手脚乱舞如待飞小鸟的我，高举在半空中，威胁着不想活了的父亲。

父亲回头望着我这根独苗，瞅着向来说一不二的母亲，慢慢地缩回了探向崖边的身子。他踉跄着走回庙院，扑通跪倒在大石鼓旁边，右手抓起一块尖利的石头，猛然砸向左手。左手清脆炸裂，一团鲜红的花朵在左手背猛然绽开。

此时，人群中一个年轻人杀猪似的尖叫着跌倒在地，腹部哗然爆裂，暗绿的大肠小肠蛇样游出体内，摇头摆尾，咿咿怪叫，没游出多远便僵死在地上。

众人近前看时，从年轻人烂腔子里流出的血是黑的，心也变成了一团乌黑的腐肉。

众人感叹唏嘘。父亲冷冷地说，固家人糟践鼓，就要遭这号